



话添仓

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农历正月里，几乎每天都是节。元宵节刚过，人们还沉浸在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的欢乐中，象征新年五谷丰登的添仓节又朝我们走来。

添仓节，是农耕社会人们祭祀仓神、祈福粮食满仓的节日。据清人潘荣陛《南京岁时纪胜》记载：“当此新正节过，仓廩为虚，应复置而实之……”又相传在很多年前，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可朝廷不管百姓死活，照样催租收税，恶霸地主乘机横行，老百姓民不聊生。这时，有个给皇家看粮仓的仓官看到老百姓的悲惨情景，毅然开仓放粮，救济一方百姓。皇上知道后派人来拿他问罪，他就放火烧了空粮仓，投火自尽。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九。从此，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粮仓官吏，每逢这天都要举行仪式，以粮填仓，表示对仓官的怀念，因此这一天也称为“填仓节”。

几十年前，我曾在农村老家见到并参与过添仓节活动。人们用碳灰画圈，圈里撒些麦粒、高粱、谷子、玉米等，象征五谷丰登、粮食满仓，再用砖石将粮食压住，祈盼庄稼稳产高产。添仓过后，还要添缸，即挑水加满水缸，祈盼四季风调雨顺。“点遍灯、烧遍

香，家家粮食堆满仓”，家乡流传的这句谚语，道出了乡亲们祭祀仓神时的情景和愿望。人们虔诚地烧香火、上供、放火鞭、点烟花、烘旺火，明灯蜡烛，祈祷许愿，希望开年丰收，气氛庄严又热烈。

老家旧时的添仓节，供品丰富多样，别具特色。人们在节日前两天，就开始蒸白馍、炒茶面、煮麦仁，这些都和粮食丰收有关。白馍花样多：布袋馍，是用和好的面团擀成皮，内包红豆代表粮食，再用面团搓成的细条条当捆口绳，扎紧口部，整个白馍形似装粮食的帆布袋，表达人们珍爱粮食的心愿。布袋馍越多，预示当年将生产的粮食越多。麦谷堆和米谷堆馍，形似过年蒸的大馍，不同的是大馍顶上带枣，麦谷堆和米谷堆馍上分别是麦粒和米粒，希望粮食多得大囤尖小囤流。还有麦秸垛馍，下半部分为圆柱体，上半部分呈弧面状，顶上撒些麦秆、麦穗和麦糠，表示麦秸越多麦粮也越多，牲口也有足够的饲料。各样蒸好的馍生动鲜灵，不亚于一件件艺术品。

炒茶面打茶喝，也很有讲究。当地有“炒茶不炒空，喝茶不用筷”的习

俗。茶面以小米磨成的米面为主，掺少许白面，炒时还要加入白豆、麦根、杏仁、核桃仁、花生米、柿饼等。待炒熟，趁热分些给围观的孩童，图个吉利。喝茶饭时，不用筷子，是因为怕筷子挑断茶饭里的麦根，足见人们重视保护粮食种子的意识。

家乡有谚语道：“添仓添仓，小米干饭杂面汤”，说的是添仓节前即使准备了丰盛的供粮，在祭祀前也不随意食用，只吃些家常饭，以表达对仓神的敬重。

祖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添仓节日的时间、名称和仓神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北方人农历正月十九过节，南方则是农历正月二十三和正月二十五。添仓，除称填仓外，还有称添餐的。仓神，除称仓官外，还有称仓王爷的。但万变不离其宗，祈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粮食满仓，是人们的共同心愿。

今天，随着添仓节日渐淡化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粮食概念也渐模糊，以致把添仓节误为添餐节。其实，现在粮食依然金贵，粮食安全依然是头等大事。我们仍要珍惜粮食，从一粒米、一颗豆做起。



闹元宵

本报老年记者 王根才

玉凤银龙户万春，
高悬兔月美红尘。
才闻鞭炮声声脆，
又见烟花朵朵芬。
杂耍秧歌夜元闹，
轻歌曼舞锦章欣。
彩灯赏尽品元宵，
美酒香飘扶醉归。

春来早

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

东风轻抚暖洋洋，
世上万物靠阳光。
小花开口咧嘴笑，
草儿嫩芽溢青香。
小鸟枝头报春早，
大地回春活力强。

向晚抒怀

本报老年记者 郭茂丰

年逾花甲奔古稀，
笔耕不辍争朝夕。
耄耋不输少壮志，
妙笔生花马蹄疾。
时不我待书正义，
乐此不疲无穷期。
歌功颂德新时代，
位卑报国志不移。

爱在春天

本报老年记者 陈丽娟

柔和的春风吹过大地
给人间带来暖意
柳枝微笑着在风中摇摆
对春天的爱藏在绰约的风姿里
迎春花是爱的使者
把五彩缤纷的梦
打开在春光里
叶子、小草都是爱的使者
它们用青翠
唤醒草原、河流、山岗、森林
唤醒千山万壑、高原平地
它们把爱化作了浅浅的绿
铺满了人间寰宇
春天感受到了深沉的爱
它努力地微笑着
让草更绿、树更绿、原野更绿
百花对春的爱蕴藏在花蕊里
它们在等待生命的苏醒
绽放万紫千红
向世界献出美丽
我对春的爱藏在心里
春风轻抚阳光熙照
让人多么惬意
看到了湛蓝的天空洁净的白云
耸立的青山荡漾的绿水
百鸟争鸣，繁花艳丽
看到了
人们的笑脸孩子们的喧闹嬉戏
一切都是生机勃勃
享受着春的沐浴
深感每个人的心里
对春都有一个浓浓的爱意
生命变得简单而美好
清纯而灿烂
世界变得诗意而多情、迷人而绚丽
我爱这满目的青绿和璀璨的色彩
陶醉在春天里



图·话

双狮戏龙

本报老年记者 刘小喜 摄

拜年磕头趣事

本报老年记者 刘全恭

小时候过年，我最喜欢放鞭炮，最怕给长辈磕头拜年。

上世纪60年代末，本家的二奶奶是我们刘家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人。按照习俗，农历大年初一，刘姓家人要给二奶奶磕头拜年。

我的父辈弟兄7人，依次给二奶奶磕头，口喊“二婶”。二奶奶端坐在正面桌子右边椅子上收头。他们磕一下唤一声，二奶奶高兴得忙不迭地说：“快起来吧……”福山是我家大伯，他年龄最大，二奶奶最疼他了。二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全家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

父辈磕罢孙辈磕，我排行老三，时年十来岁。一说磕头，我心里真有点发怵，觉得程序复杂，有点弄不清楚。好在八叔继贵比我大一轮，他手把手教我，大伙也在一旁逗我：“不磕头就不发压岁钱。”我记住八叔的话，先作揖再磕头，第一个头起来不能喊，那是给祖先牌位磕的，第二个头是给二奶奶磕的。二奶奶更是高兴地说：“快叫孩儿起来吧，给压岁钱……”

真正使我发怵的是给父辈磕头。他们兄弟7个，依次逐人喊清楚，对那时的我来说心里真有点慌。好在两个

伯伯名字好记，往下一连4个叔叔，按大小顺序磕一个头喊一声。八叔还故意逗我：“喊应了没有？”弄得我好不尴尬。好在二奶奶为我打圆场：“孩儿没喊错！”

过年啥都好，就是真不乐意磕头。真正让我憋屈的是在大东村拜年磕头。一过年，俺娘就叫我随村里大孩子去给村里老人磕头拜年。我不去，她不高兴。所以，过年我总躲着她。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过年不再磕头了。但是，儿时那些磕头趣事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